

南亚恐怖主义的特点及根源析论

胡志勇

[内容提要]冷战后,南亚地区恐怖活动呈加剧趋势,且影响力、破坏力不断增大,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区。南亚恐怖主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跨界恐怖活动是其最显著特征。南亚恐怖主义活动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背景,以及南亚国家的政策失误,而西方某些国家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是其外部原因。

[关键词]南亚 恐怖主义 民族 宗教 地区合作

[作者简介]胡志勇,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南亚与东南亚地区安全与外交研究。

2008年 11月 26日,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持枪袭击了豪华酒店、知名餐厅等公共场所,造成 19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孟买大爆炸案并非偶然事件,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南亚恐怖活动日益猖獗,恐怖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对地区安全及社会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威胁。本文将重点分析南亚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探讨该地区今后反恐的努力方向。

一、南亚恐怖主义活动新趋势

“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在全球迅速扩散。受此影响,南亚地区恐怖活动呈加剧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恐怖袭击事件频仍。南亚是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集中地带之一。2000-2006年,全球共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21460起,其中发生在南亚地区的达 4233起,占总数的 20%。近年来,南亚形势尤为严峻,恐怖活动涉及到几乎所有国家,2006年恐怖事件数量比 2005年增加了 33%,爆炸案件非常频繁。从国家情况看,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成为恐怖活动的“重灾区”。2007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自杀式袭击事件创历史新高。据统计,巴 2007年在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死亡人

数高达 3599人,其中平民为 1523人(见下表)。印度是“基地”组织袭击的重点目标,2002-2007年,印度遭恐怖袭击伤亡人数达 5011人。¹

2003-2007年巴基斯坦在恐怖袭击中伤亡人数

年份	平民	安全部队人员	恐怖分子	总计
2003	140	24	25	189
2004	435	184	244	863
2005	430	81	137	648
2006	608	325	538	1471
2007	1523	597	1479	3599

资料来源: The database of Institute of Conflict Management of India Sept 16, 2008

二是恐怖活动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上升。进入 21世纪后,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隐蔽,以自杀性爆炸活动为代表的恐怖事件频发,且大多选择在人群密集在医院、剧院、教堂、学校等公共场所,不仅导致平民伤亡人数剧增,而且造成了重大政治影响。据统计,2006年南亚恐怖活动致死人数达 1841人,比上年增加了 82%,是 2000年 297人的 6倍多。²从影响上看,2000年 12月恐怖分子袭击印

¹ Karan Thakur etc., “Sonia Gandhi Manmohan Singh Anti-Terrorism Record”, *Thaindian News* June 13 2008

² 张家栋:“2006年世界恐怖活动状况述评”,《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 5期,第 75-76页。

度首都象征性建筑红堡,政治影响很大;2001年 12月恐怖分子袭击印度国会大厦,直接引发了印巴实际控制线两侧百万军队一年多的紧张对峙局面;2003年 6月,恐怖分子选定孟买的孟巴德威神庙和印度门这两大标志性建筑为主要攻击目标,试图借此扩大事件的政治影响。在巴基斯坦,破坏力更大的自杀性袭击代替了其他恐怖袭击模式,已成为影响南亚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¹

三是南亚日益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大本营”。在南亚地区,恐怖组织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以巴基斯坦为例,到目前为止有以下几个主要恐怖组织常年活动:(1)“基地”组织。1986年成立于阿富汗,其活动范围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现已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2)真主军。该组织 1990年成立于阿富汗,也是国际伊斯兰阵线的成员。它以美国、印度和以色列为三大攻击对象,成员约 10万人,其中多为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真主军 1993年进入印控克什米尔,目前已发展成为南亚地区最大的恐怖组织。2003年 3月,该组织制造了印控克什米尔的纳第曼教派大屠杀,造成 24人死亡。同年 5月,该组织参与沙特利雅得爆炸案,造成 52人死亡,150多人受伤。(3)先知军。该组织为什叶派激进组织,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有 3万多成员,活动范围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拉克。(4)“圣战者运动”。该组织 1991年成立,主张暴力解放克什米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异教徒压迫穆斯林的“圣战”。该组织总部设在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成员主要是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和阿拉伯人。(5)“圣战者运动”(国际)。该组织 2002年从“圣战者运动”中分离出来,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其成员不多,但参与的恐怖袭击不少。(6)伊斯兰圣战运动。该组织 1980年由巴基斯坦人建立,后被塔利班接管,总部随之迁到阿富汗的坎大哈。该组织成员包括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伊朗人、阿富汗人、土耳其人、沙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7)巴基斯坦圣贤军。1984年成立,主张把巴基斯坦建成纯正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该组织现有成员 10万人,主要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经费支持。巴基斯坦境内还有巴基斯坦穆

罕默德军、保卫先知者运动、奥马尔军、俾路支解放军等恐怖组织。此外,印度境内被宣布为恐怖组织的有 12个;在斯里兰卡,反政府武装——泰米尔猛虎组织长期与政府对抗,并策划实施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与冷战时期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冷战后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既有国际恐怖主义的一般特征,又有本地区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跨界恐怖活动是南亚恐怖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印度,最初仅局限于西北部和西北部边界的恐怖活动,现在已扩展到了东部边界,并通过西孟加拉扩散到全国。“基地”组织不仅活跃在巴基斯坦境内,而且在阿富汗大行其道。近年来,恐怖分子还在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印度其他地区建立了“圣战者运动”网络。“圣战者运动”深受伊斯兰学者协会和先知军影响,与塔利班关系密切。巴基斯坦极端势力也积极参与到“圣战者运动”之中,使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日益呈现出跨地区趋势,给单个国家的反恐行动带来了难度。

第二,恐怖活动日益集中于中心城市。冷战时期,南亚恐怖主义的攻击对象主要是政府机构或军事设施等“硬目标”;冷战后,南亚恐怖袭击目标转向了防范薄弱的公共场所等“软目标”。20世纪 90年代以来,南亚恐怖分子活动范围已逐步扩大到政治、经济和科技中心城市,袭击目标更为集中,目的也更加“政治化”,试图打击政府威信,损害政府国际形象,破坏本地区投资环境等。如 2005年 10月 29日,印度新德里发生多起爆炸事件,造成 61人死亡,188人受伤;2006年 7月 11日,印度孟买发生系列铁路爆炸事件,造成了 200人死亡,700多人受伤;2006年 9月 8日,恐怖分子在印度西部马内冈市策划了两起爆炸事件,试图借此制造当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2007年 9月 29日,马尔代夫首都发生爆炸事件;同年 10月 19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的车队在卡拉奇遭自杀式爆炸袭击;12月 27日,贝·布托遭“基地”恐怖分子袭击身亡,

¹ 周戎:“南亚反恐形势日益严峻”,《光明日报》,2007年 12月 23日。

该事件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的选举态势;2008年7月6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发生一起自杀式恐怖袭击,21人死亡,其中多数为警察;同年7月7日,巴基斯坦卡拉奇发生了6起连环爆炸。2008年11月26日的孟买恐怖袭击更是严重损害了印度经济,直接破坏了印度的投资环境。

第三,恐怖活动性质复杂多样,其中民族和宗教问题常常成为恐怖事件的导火索。在南亚既有以争取民族利益为主的民族冲突,又有民族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民族宗教冲突,最突出的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之争。¹ 南亚地区因民族分离主义而引起的冲突非常频繁。如斯里兰卡境内的泰米尔族与主体民族僧伽罗族之间的冲突;巴基斯坦信德省的信德人、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人、俾路支省的俾路支人,都因争取本民族独立而与巴政府发生冲突;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人和东北部地区的阿萨姆人、那加人、米佐人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的克什米尔人等,也不断提出民族自治或独立要求,并因此导致出现不同规模的民族分离主义冲突。这些冲突或多或少地与恐怖主义纠缠在一起。

南亚恐怖主义的宗教色彩也十分浓厚。例如,2002年发生的印度教派冲突事件,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同教派之间的信仰与利益之争:印度教激进组织提出要建立印度教国家,招致其他宗教势力反对,从而导致了印度教与其他教派的矛盾与冲突。又如,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不断发展,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该宗教激进组织的据点遍布全境,并试图通过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组织、慈善团体、犯罪团伙和政府安全部队成员加强联系,扩大其在巴基斯坦的影响。目前,“基地”组织的影响在巴基斯坦部落区已根深蒂固。² 自2007年7月11日巴基斯坦军队接管伊斯兰堡红色清真寺并解救被困人质以来,巴基斯坦政府与伊斯兰激进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此外,在孟加拉国,与恐怖组织联系密切的激进伊斯兰派自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已给邻国带来诸多安全问题;而在阿富汗,由于政局长期不稳、经济不振,致使塔利班崛起,“基地”组织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值得重视的是,冷战后南亚恐怖活动在手段和

作案方式上有了明显改变,它不再限于单一的人质劫持与暗杀行动,或传统的与政府军作战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包括破坏民众财产、暗杀、绑架人质、自杀性爆炸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特别是“9·11”以来,南亚的恐怖活动诡秘莫测,“人肉炸弹”似乎成为该地区恐怖活动的最主要形式。

二、南亚恐怖主义泛滥的根源

南亚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和社会、民族、宗教等原因。具体而言,它首先与冷战后南亚地区民族矛盾的新发展有直接关系。有学者就认为,民族主义是恐怖主义最持久的动因。³ 南亚各国大多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居住在一起却又各自分离,在这样的种族和民族多元化社会中,由于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和矛盾,社会结构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南亚,跨界民族问题、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问题等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冷战时期,南亚由于长期陷于美国、苏联两大阵营地缘战略争斗之中,民族问题始终得不到合理解决。尽管如此,美苏强势也使该地区民族矛盾处于被相对压抑和遏制状态,民族冲突并不十分激烈。随着冷战结束,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显活跃,其政治意图更加强烈,逐步发展成以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矛盾上升成为引发该地区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

以巴基斯坦为例,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缺乏整体凝聚力,俾路支族、信德族、旁遮普族等民族之间相互缺乏信任,再加上西北部的普什图族长期具有分裂倾向,民族问题成为巴基斯坦政局中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地处西南部的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国内人口最少但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当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一直反对政府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反对政府向该省派驻军队,其要求实行高度自治的呼声日益上涨,而当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更是提

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470页。

² A. Rashid *Jiha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5.

³ 朱素梅:“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世界民族》2000年第3期,第21页。

出独立要求。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部落地区是巴最贫困地区,社会动荡不安,部落势力强大,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武装分子、塔利班、“基地”组织等在此地的跨境袭击活动频繁。

南亚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也十分严重。斯里兰卡境内的泰米尔人与印度泰米尔人系同根所生,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联系非常紧密。由于历史原因及斯里兰卡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泰米尔人长期以来要求自治和建立“泰米尔国”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斯政府与泰米尔反叛分子之间的持续冲突使国家处于分裂边缘,再加上印度对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同情和支持,斯里兰卡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动荡。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组成的“猛虎”解放组织在与政府长期交恶中,从民族分离主义逐步演变成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其目的是要求政治与民族权利和建国。斯里兰卡泰米尔组织的恐怖活动对印度境内的泰米尔少数民族产生了示范效应,使印度境内的泰米尔民族分裂主义倾向也日趋严重。此外,印度东北部与孟加拉国接壤的地区也是两国少数民族或部族反叛武装的冲突之地。印度西北部的锡克教徒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分离运动也为恐怖组织所利用,不断制造恐怖事件。

其次,南亚恐怖主义泛滥与地区传统宗教势力的新发展密切相关。南亚地区主要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锡克教等,教派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其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印巴分治”。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两大主要宗教而分别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利用宗教作为民族争斗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印度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敌视态度,这种敌视行为激起了巴基斯坦的憎恨,导致该地区宗教恐怖活动频发。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也加剧了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印度人与占少数的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反过来又导致恐怖活动增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¹

此外,冷战结束以来,原教旨主义迅速扩展到整个南亚地区,南亚宗教极端势力活动有所加剧。原教旨主义本身并非恐怖主义,但原教旨主义极端化会演变成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如巴基斯坦独立后建立了以温和著称的伊斯兰国家,宗教势力在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有限,但从 1990年代以来,伊斯兰激进势力在巴基斯坦迅速扩张,在巴全国开设了近 5万所宗教学校,向学生灌输仇视印度教、基督教等其他教派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随着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不断发展,宗教暴力事件日益增多,宗教极端主义实际已成为巴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近年来巴基斯坦成为恐怖主义活动高发区的原因之一。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长期支持塔利班,约有 8万名巴武装分子与塔利班共同战斗,为巴境内的塔利班式伊斯兰革命提供了雄厚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基础。² 冷战结束以来,原教旨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交织在一起,使巴基斯坦成为南亚恐怖主义的中心。”

第三,国家治理不到位是导致南亚恐怖主义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南亚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国家经济落后,贫困人口数量巨大。政府治理不善、政策失误多,导致南亚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国内原有的各种矛盾不断加剧,政局很不稳定。如巴基斯坦实行军人政治体制,精英垄断政坛,行政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激进宗教势力的煽动极易使民众将对社会的不满转化为宗教狂热,进而导致教派与政府以及教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同样由于政府战略决策失误,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仅没有惠及南亚国家经济,反而加深了该地区的贫富差距,这为南亚恐怖主义提供了生长土壤。此外,南亚各国在反恐和反有组织犯罪方面政策成效不大。如“9·11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境内恐怖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但脆弱的巴基斯坦政府却无力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恐怖势力。从地区层面看,南亚各国反恐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政策上缺乏协调、统一,国家之间的反恐合作和协调还存在着不少障碍甚至有摩擦。如印度在国会大厦受到恐怖袭击后,曾要求巴基斯坦配合打击恐怖分子,却遭到巴基斯

¹ Alistair Scuttton, “India Muslims and A New Anti-Terrorism Fawā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n Politics”, Reuters Nov 10, 2008

² 许利平:《亚洲极端势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 180页。

³ 潘志平主编:《中南亚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293页。

坦的反对和拒绝。

第四,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反恐战略及南亚政策调整对该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不利影响。“9·11”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南亚因地缘政治因素,成为美国对阿富汗反恐行动的军事“前沿”。出于各种考虑,南亚各国争相向美国提供支持,但这同时也激化了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宗教矛盾。由于南亚地区穆斯林人口占相当比例,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使南亚国家的宗教矛盾骤然表面化,直接引发了巴基斯坦及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强烈反应。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国均发生了大规模反美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则使处于“全球恐怖高危”弧形地带之一的南亚地区的恐怖活动渐趋活跃,为民族和宗教势力以及国际恐怖势力营造出更大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并为以暴力实现政治诉求的思潮和活动提供了适宜蔓延的温床。¹

三、关于南亚反恐行动的若干思考

孟买恐怖事件再次暴露了印度在国家管理和治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也反映了南亚国家在反恐政策和行动上的弱点。迄今为止,南亚国家在反恐方面缺乏切实有效的手段,而且缺少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南亚各国的反恐政策缺乏连续性、针对性;政府形象不佳,缺乏威信,应对恐怖活动能力有限;各国各自为政,政策不一,力度不同,南亚反恐处于“一盘散沙”状况。从目前南亚安全局势看,控制恐怖主义活动的进一步蔓延趋势是该地区各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反恐工作重点。鉴于该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复杂的政治局面,南亚今后在反恐方面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反恐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南亚各国必须将国家安全置于党派政治之上,将国家被动的反恐行动转为主动和持久不懈的努力,在制定反恐战略时必须克服随意性和软弱性等缺点。南亚各国应把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印度尽管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于20世纪80年代专门建立了特种部队,应对国内突发事件,1992年内政部建立了反恐怖行动指挥部,负责全国

的反恐行动,2002年还曾出台一部反恐战略,但总体看,政策缺乏连续性(反恐战略因反对党的反对于2004年被迫取消),行动上也明显落后于该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变化。更严重的问题是,南亚其他国家目前还没有把反恐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认识,至今没有制定明确的反恐战略。

第二,加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和仇视。宗教矛盾和冲突是南亚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处理好宗教问题应成为南亚各国政府反恐工作的长远之计。比如在伊斯兰问题上,使穆斯林民众从心理上和思想上真正感受到自己是现代社会的主人而不是受害者,以及开放穆斯林世界并使之实现现代化是问题的关键。南亚各国应该使穆斯林社会和民众把国际社会看成是伙伴和朋友,而非敌人。²为此,南亚各国应积极倡导多元文化和和谐发展的理念,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化解因不同宗教而积累的冲突因素,积极创造本地区内不同宗教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条件。

第三,大力发展经济,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经济落后是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两极分化趋势加剧更成为各种矛盾爆发的催化剂,而频频发生的恐怖活动,又反过来制约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加剧了贫困现象,两者形成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状况,南亚各国应积极持久地进行本国的多方位改革,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尤其是提高偏远地区和部落地区的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消除失业和贫穷,从而逐步消除引发恐怖主义行为的经济因素。

第四,建立区域反恐合作机制。恐怖组织的跨界行动给整个南亚地区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而这种跨界性威胁并不是单个国家所能应对的。因此,南亚各国有必要在反恐行动的协调、合作和统一方面加大努力。比如,建立长期有效的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加强反恐立法,设立专门的反恐工作机构,加

¹ 姚匡乙:“对伊拉克战后中东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徐敦信主编:《新世纪初世界大势纵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372-373页。

² Zhakaria, “Right or Wrong — We Are Losing the War against the Islamic Radicals”, *News Weekly*, July 2-9 2007

强地区各国在情报、信息上的沟通与交流,等等。2004年 1月第 12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会议通过的《伊斯兰堡宣言》,明确提出了南盟各成员国反恐合作问题。南亚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附加议定书,同意建立和保持情报共享联系,共同打击南亚恐怖活动。此举标志着南亚在联合反恐方面迈出了务实的一步,打击恐怖主义、消灭恐怖主义势力、改善社会发展环境已开始成为南亚各国的共识。2006年 5月,南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对付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并达成了加强地区合作的 9项决定,其中包括联手打击武装恐怖活动和毒品走私活动、交换情报和分享反恐经验等。此外,从双边层面看,印度与巴基斯坦已于 2006年 9月就两国建立反恐合作机制举行了首轮会谈,并起草了一项打击恐怖活动的联合战略。2008年 10月 24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与印度总理辛格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决定建立双边联合反恐机制。两国商定在制定反恐措施、分享反恐情报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¹

(接第 21页)共(毛)十分重视毛泽东晚年的这一思考与尝试,并分析“文革”试验失败的原因,于是提出了“二十一世纪民主发展”理论,主张将“文化大革命”写入宪法使之制度化,¹认为这是对“毛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在尼革命后期,尼共(毛)意识到不仅党的部分干部,而且整个党都有可能蜕化变质,因此人民应该有权成立另外的共产党取而代之。他们最后总结出“毛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造反有理”,于是走上“绝对民主”的道路,²这事实上已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最后,关于尼泊尔革命的现实意义。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尼共(毛)逐步掌握国家政权,势必影响中印尼三角关系与地区均势。尼泊尔夹在中印两大强国之间,并且没有其他邻国,这就使得其周边国际政治格局比较简单,因此尼泊尔当局必然会采取一种平衡策略,两边修好,以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中印双方都必然会在这一战略缓冲区争取有利地位或至少保持平衡。由于尼泊尔地理上接近印度核心地区,文化传统又与印度教一脉相承,因此在经济

但总体上看,南亚国家在反恐领域的双边合作开展并不顺畅,也不够广泛。此次印度恐怖袭击案中印巴在嫌疑犯引渡问题上的分歧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从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方面来看,孟加拉国正在加紧实施一项打击恐怖分子利用银行洗钱的法律,³但南亚总体上还需加大与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力度,尤其是加强与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国家的反恐合作,包括在反恐人员训练、武器装备、技术保护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总之,在反恐问题上,南亚各国必须在进行必要的军事打击的同时贯彻标本兼治的方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实行综合治理。只有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根除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

(责任编辑:张浩)

¹ Vishwamohan, “India PM and Pakistan President Met in U. N.”, *The Times of India*, Oct 24 2008

² Ranashray, “Bangladesh Enacts Tough Anti-Terrorism Law”, *Thaindian News*, June 13 2008

上会更依赖于印度,政治上受制于印度,尼当局在争取保持平衡的同时又不得不倾向于印度。尼共(毛)长期将“印度扩张主义”看成是“帝国主义走狗”,其“反帝”的具体目标就是印度;同时一度将中国看成是“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照一般主观判断,尼共(毛)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后,很可能会争取类似朝鲜的国内外政策,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形势的发展,尼共(毛)逐渐走向现实主义,主张与中印都保持良好关系,搞好平衡,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尼共(毛)一直反对种姓压迫,主张妇女解放,故而持有强烈的反印度教思想,尼泊尔的爱国主义也以反印作为传统。鉴此,尼共(毛)上台后,其外交政策很可能会向中国倾斜,并逐步减少对印度的依赖。○

(责任编辑:张浩)

¹ Baburam Bhattarai “The Question of Building a New Type of State”, *The Worker*, February 2004 No 9.

² CPN (Maoist), “Shorts Notes On 12 Point Understanding”, *Maoist Information Bulletin*, December 15 2005 No 10